

大金国志

大金國志

大金國志卷之七

宋宇文懋昭撰

埽葉山房校刊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五

天會九年

時宋高宗
紹興元年

春粘罕兀室余覲居雲中窩里溫居燕山撻懶

攻淮東

時宋張榮據通州糧且盡殺人爲糧又以地勢不利率舟船入
縮頭湖作水寨以守撻懶在秦州謀再渡江欲先破水寨以舟
師直犯之榮亦出數十舟載兵與之遇倉皇欲退不可覘金兵
只有戰艦數舟在前餘皆小舟水退阻隔不得前乃捨舟而陸
大呼而攻之金師不得騁舟中自亂溺水獲其壻盆輦撻懶率
餘兵奔還楚州遂退師蓋金本無全勝之理但南軍多自望風

而潰如陳思恭勝兀朮于姑蘇張榮勝撻懶于泰州此方全勝之時夫何難勝之有

粘罕自雲中以燕雲漢軍女真軍一萬人付右都監耶律余覲北攻耶律大石林牙耶律佛頂林牙于漠北曷董城旣行拘余覲妻子于女真城

大石佛頂天祚之族也林牙者契丹之官也曷董城者契丹之北土也使余覲北行以覲乃契丹族類知其巢穴止付以女真漢軍又質其妻子宜乎余覲之蓄憾也

起燕雲民兵北攻曷董城仍起燕雲河東夫運糧隨余覲行

曷董城自雲中由貓兒莊銀甕口北去地約三千餘里盡沙漠無人之境是行也三路之夫死不勝計車牛十無一二得還

夏撻懶之衆自淮東歸淮北休兵于宿遷縣樂馬湖

撻懶白天會八年攻淮南至是方渡淮休兵于宿遷是行也攻戰之久人馬疲弊既至宿遷復值馬災死亡殆盡金兵食之不盡往往棄擲道路時新爲張敵萬所敗銳氣沮喪又南兵已復淮東去金兵不遠且多傳南兵襲之軍中每夜無故而驚加之寇盜乘時蠶起東北大恐撻懶不敢遽回故自是歲四月屯宿遷至七月率衆北歸以劉豫請兵戍邊因留太乙孛堇屯劉伶莊訛里也屯淮陽而去

完顏沒立與烏魯折合以數萬騎分爲兩道南征一自鳳翔一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宋吳玠吳玠歿血誓衆爲備甚力已而烏魯折合先期而至陣于原北玠率諸將列陣待之更戰迭休烏魯折合大敗由他道遁去沒立方攻箭箐關玠復別選將擊退之二軍卒不得合 渤海萬戶大撻不也過淮陽知軍張渙置酒

于舟中渙因語及劉豫卽位撻不也撫掌嘆曰某大遼之大姓氏也大金初招某許開國遼東其後被堅執銳從軍爭戰積有年矣雖一郡安閒未可得也豫山東一郡守耳執孤援寡出降而已今當是任豈不負某也

大金用兵惟以和議佐攻戰以僭逆誘叛黨如許撻不也開國遼東而役于軍旅高永昌嘗爲鄰壤而殺于海島余親嗣守大遼而罪及夷族折可求列土西秦而害以酖毒杜充許之中原而囚諸囹圄是也

粘罕禁竊盜及一錢者罪死

此高慶裔勸以重刑止盜也爲盜者知劫竊均于一死故竊盜息而劫盜盛

高慶裔請于粘罕令諸州郡置地牢深三丈分隔死囚居其下徒

流居其中筇杖居其上外起夾城重塹以圍之粘罕行其說河
東南路都總管蕭慶招降大行紅巾首領齊實武淵賈敢等送于
粘罕罕盡殺之于獄然殺降不祥自齊實之徒被害無復降者也
初婁室死兀术遂會諸道及女真兵合數萬人南征宋張浚命
吳玠先據鳳翔之和尚原以待之兀术造浮梁于寶雞縣渡渭攻
原與吳玠連三日戰三十餘陣大敗兀术中流矢僅以身免于
是兀术始自河東還燕山

兀术自天會七年秋離燕山率衆南征旣而回攻陝右以侵劍
外至是歲冬由河東歸燕山是行也宋陳思恭戰于姑蘇韓世
忠戰于大江劉錫戰于富平吳玠戰于劍外凡四戰皆敗雖世
忠與錫失利然南軍亦大戰久之軍不無損加之往返萬里首
尾二年其徒銷折十存三四往往扶舁呻吟而歸至于兀术尚

以箭瘡帛攀其臂兀术始行有從馬數百至是宿六馬而還平陽守蕭慶以三馬奉之兀术之衆自是不振

粘罕以撒离曷爲陝西路經畧使屯軍于鳳翔

黑鋒旣死兀术且回故粘罕除撒离曷是職也是時劉豫已立逾年矣陝西之地割屬劉豫而大金于陝西尚設官屯衆何哉時以翟興之軍守伊陽東西路阻吳玠之軍又保和尚原陝西強敵之地人心未安豫雖有得之之名未暇保之故金師未能去也

天會十年

時宋紹興二年也

春粘罕兀室余覲居雲中窩里温兀术居燕山

撻懶居祁州除兀术爲元帥府左都監

粘罕諭樞密院磨勘文

武官出身轉官冒濫以雲中留守高慶裔參主之奪官爵者甚衆劉豫遣人之元帥府議遷東京及會大金兵共破西京翟興山寨

興沒于陣

自去年冬劉豫弟益守東京益迎合豫意遣在京官屬併父老史平僧錄德真道錄王從問之東平邀豫遷居東京豫以翟興大軍見屯西京伊陽山寨相去不遠又陝西道久爲興所斷豫深惡之

時陝西五路盡爲大金所破割屬劉豫豫居東平以翟興屯西京東西路阻豫每遣人之陝西則假道于金由懷衛越太行取蒲解渡河以往

故力請

于粘罕期必破興會興將楊偉降具陳破興之計于是發女真萬戶茶曷馬渡河陽張聲執揚言將欲攻興興盡發以應之楊偉潛引大軍由間道以襲興營興兵旣出衆寡不敵遂力戰而死興之餘軍無復能振時三月也至四月豫乘執遷居東居是日大風飛瓦拔木都人震恐豫因曲解之

夏粘罕試舉人于白水泊磁州胡礪爲魁

是舉也粘罕密誡試官不取中原人故是歲止試詞賦不試經

義礪係被擄以知制誥韓昉燕人也用昉鄉貫故誤取之初開
試曰粘罕立馬場中呼舉人年老者意謂免試爭走馬前跪之
粘罕以鞭指揮令譯者報爾無力老奴何來應試爾等若有文
章何不及第少年爾等今苟得官自知年老死近向去不遠必
取賊以爲身後計行樂以少酌晚景安有補于國又聞爾等之
來往往非爲己計多有圖財假手後進者如此則我所取老者
少者皆非其人也我欲殺爾等又以罪未著白復欲逐爾等亦
念爾等遠來故權令爾等終場當小心以報國不然苟有所犯
必殺無赦于是諸生伏地叩頭惶恐而去是歲胡礪之餘中原
人一例黜之故少年有作賦譏者其畧云草地就試舉場不公
北榜旣出于外南人不預其中由是士子之心失矣

秋國主如中京時諸將邀上觀遼土及兩河地故有是行諸將會

于燕山將欲迎上于中京兀室獵居庸關遇馳遞者得余覲反狀
余覲之降大金以爲西軍大監軍久不遷常怏怏其軍合董也
失其金牌大金疑其與林牙暗合遂質其妻子余覲有叛心明
年九月約燕京統軍反統軍之兵皆契丹人余覲謀誅西軍之
在雲中者盡約雲中河東河北燕京守郡之契丹漢兒令誅女
真之在官在軍者天德知軍僞許之遣其妻來告時兀室爲西
監軍自雲中來燕微聞其事而未信與通事漢兒那也回數百
里因獵居庸之東憩于山上遙見二騎馳遞交相遇于道立馬
交談久而不去兀室疑之命數騎追一人至詰曰爾何人也曰
余覲使者以軍事詣燕山槁里統軍司槁里亦契丹兀室曰爾適相遇
者何人曰此乃槁里統軍使之余覲者兀室曰爾等適立馬話
及何事曰問候兀室曰非也問候之語無許久又曰話別兀室

曰亦非也話別之語無許久又曰敘家事兀室曰家事故非立馬敘又曰敘往事兀室曰往事亦非立馬敘馳者詞窮面顫又且戰慄不已兀室察其言色兼素疑余覩槁里皆契丹反覆之徒因以詐折之曰我知你二人爲余覩議反者近有人密告余覩槁里反期于今日各有使至我故來此伺之果得爾輩夫何隱焉其人謂兀室果知不敢隱余覩之叛由是敗兀室多計皆此類粘罕之下諸將皆莫及之

族誅契丹統軍槁里元帥府諸將分捕余覩叛黨仍令諸路盡殺契丹諸路大亂月餘方止河東八館五百戶山金司乙室王府南北王府四部族衙諸契丹相溫酋首率衆蠶起亡入夏國及北犇沙漠契丹附大金者由此一亂幾成灰燼兀室至雲中余覩微覺父子以遊獵爲名遁入夏國夏人問以兵幾何云親兵三二百

遂不納投韃靼韃靼先受兀室之命其首領詐出迎具食帳中密以兵圍之韃靼善射余覩出敵不勝父子皆死兀室馳至雲中盡誅其殘黨仍擄殺粘罕次室蕭氏而還

粘罕自燕山令兀室西捕余覩及至雲中余覩已走兀室盡誅其殘黨及擄殺粘罕次室蕭氏回至燕山請罪于粘罕曰蕭氏本契丹天祚元妃也與兄實乃仇讎不得已而從彼素忍死以待兄者將有待于今日也今旣見事無成恐或不利于兄且兄橫行天下萬夫莫當而此人帷幄之間可以寸刃害兄于不測矣事當預防某以愛兄之故已擄殺之粘罕起謝旣而泣下噫兄弟同心若是宜乎其能成功也

蔚州守蕭持毛可殺粘罕使者旣叛而獲之平州守郭藥師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蕭慶下元帥府獄旣而獲免皆困女真之域粘

罕謂財可聚衆以藥師家富盡奪之

郭藥師南北反覆人也藥師以契丹降將被南宋寵遇錫賚之厚不可殫言或引之出入宮禁驕恣浸生是時宋中山帥臣謂其狂功怙寵放縱士卒居處服用率倣遼儀至僭舊帥之禮如置差遣司禮樂司用龍鳳旗鼓之類皆非人臣之分旣而藥師外叛導之圍京大金雖以權宜用之其心豈不疑之哉始奪其常勝軍并器甲鞍馬散之繼奪其家財沒入之藥師得不死幸矣

冬雲中副留守李處能

乃宣和間歸朝官賜姓名趙敏修者

以預余覩之叛族誅主以余

覩逆謀乃元帥府不能撫之粘罕以下各決柳條有差旣獲余覩降赦主欲自中京而之燕雲以余覩之亂復還闕宋叛臣杜充知相州以其孫自江南逃相充不聞官而擅納之爲節度副使胡

景山告于粘罕誣充陰通南宋粘罕遣人馳詣相州以鐵鐐鎖充付元帥府獄鞠之

充知相州尚肆作威福箴視同僚人多憾之故爲景山乘余觀之亂發之充之付獄鞭箠炮烙備履重刑凡幾年而後脫初粘罕問充曰爾欲復歸南朝邪充曰元帥敢歸南朝監軍敢歸南朝惟充不敢歸也粘罕顧諸將笑之無恥之言一至于此背君負國宜乎大金所不容

元帥府諸將以上已回分歸本所 內樞密院國相楊朴以病死

大金國志卷七終

大分國志卷七

天竺僧人來以土曰回公體本德 內無海河西味對林以無
實則宜乎大德世不容

明義天不煩禮少琳罕臨街報笑之無煩之言一至于此
學問大曰天竺僧人來南國琳罕曰天竺僧人南國琳罕
之國天竺僧人來南國琳罕曰天竺僧人南國琳罕
天竺僧人來南國琳罕曰天竺僧人南國琳罕
天竺僧人來南國琳罕曰天竺僧人南國琳罕

天竺僧人來南國琳罕曰天竺僧人南國琳罕

大金國志卷之八

宋宇文懋昭撰

埽葉山房校刊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六

天會十一年

時宋紹興三年也

春西京留守孟邦雄爲宋翟琮所敗琮卽翟

興子時爲河南鎮撫憤大金發掘陵寢琮及董震以山寨餘衆入潼關遂入西京邦雄醉方臥俘其族以去大軍下金州又下興

元府

先是撒离曷等十萬自鳳翔長安揚言東去其實由商於

出漢陰直趨金商至是入洵陽界宋王彥倉卒迎敵敗走遂入金州未幾又趨興元撒离曷募死士由饒風之左間道援崖而上經祖溪關遂下興元府又至金牛鎮距宋軍百十里而退會野無所掠食且盡又聞南軍邀我歸路乃還興元未幾宋王彥復金州